

香港现代奇情小说

(香港) 林荫 著

# 杀妻记

群众出版社

香港现代奇情小说

# 杀妻记

(香港) 林荫 著 群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妻记/林荫著;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0.5  
(香港现代奇情小说)

ISBN 7-5014-2222-2

I. 杀… I. 林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N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0323 号

杀妻记 林荫 著

---

责任编辑:张晔

封面设计:旺忘旺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100078
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224 千字

插 页:2

印 张:12

版 次: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5014-2222-2/I·900

印 数:5000 册

定 价:18.0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杀妻记 .....   | 1   |
| 黑狼 .....    | 39  |
| 温柔夜 .....   | 86  |
| 古园惊魂 .....  | 130 |
| 约会之谜 .....  | 171 |
| 狗头侧谜案 ..... | 209 |

## 杀妻记

高岩从街头踱到街尾，终于找到眼前这间“笑匠”酒吧。

他站在路边，浏览着这酒吧装饰怪异的门面：整个酒吧门面装饰成一个小丑的面具，那两扇活动的白色百页门就是小丑咧口大笑露出的牙齿。

秀秀说过，那个职业杀手每晚都在这间“笑匠”酒吧里喝酒的。

此刻的时间是晚上九点钟。高岩走近酒吧门口，还未推开活动百页门，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阵“猫王”皮札士利低沉而充满磁性的歌声。

高岩推门进去，发觉酒吧内的面积比想像中小。在暗淡的灯光里，他见到大概只摆放了十一二张桌子和一个半圆型的小水吧。

看来这间“笑匠”酒吧的生意不太好，应该是热闹的时间却只有四五张桌子坐了客人。

而小水吧柜围前，也只坐了三个肤色黧黑菲律宾女佣模样的年轻女子。

高岩昨晚在深圳秀秀的家里。做完爱他躺在床上抽烟的时候，秀秀伸手从他的嘴上拈走香烟，扯着

他的耳朵半嗔半笑地说：

“你记着：千万别跟酒吧里那些攒外快的菲律宾女佣上床，她们很滥交，随时会令你染上爱滋病的！”

“你当我是什么人？”高岩捏了捏她嫩滑的腮儿笑着说：“有了你这个天姿国色的女人还不够吗？”

此刻，高岩的进来，吸引了小水吧前那三个菲律宾女人的目光。

她们不约而同地转动活动的高凳，转过身来向他频送秋波。

高岩在靠左的一张桌子坐下来。一个穿白衬衣红背心的，身材稍胖的中年女侍应走到他的面前来。

“先生，欢迎你！”她向高岩点点头，笑口吟吟地说：“你是第一次来光顾这儿，对吗？”

“嗯。”高岩点点头。

他发觉这女侍应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，笑起来的时候胖脸上的肌肉挤在一起，眼睛像是一条幼虫。她的耳朵上挂着的一对球型耳环在摆动着。

她的形象很卡通化，不知道是否故意如此打扮，来配合这酒吧的名字。

高岩望着她，忍俊不禁想笑起来。他连忙低下头，用一下咳声来掩饰自己的不礼貌。

“凡第一次到小店来光顾的客人，第一杯啤酒是免费的！”女侍应堆满笑容对高岩说。

“那么就先来一杯啤酒吧！”高岩对她说。

望着她耸着大臀走向小水吧的背影，高岩终于捺不住抿着嘴笑了起来。

高岩点燃香烟，目光向周遭再扫视一遍。在昏

黄的壁灯灯光中，他发觉光线暗淡的墙上，绘了两个不同姿态的、裸体女人的画像。

画像的色彩暗哑，画功粗糙拙劣，构图上一个女体特别夸张乳房，另一个女体则对下体作大特写。

酒吧里的客人，连小水吧柜围前那三个菲律宾女人及高岩在内，总数不超过二十个。

目光所及，高岩发觉靠近角隅的一张桌子旁，一个酒客张开双手抓着桌沿，把脸贴在桌面上，一顶鸭舌帽盖住了他的脸孔，看不出他是喝醉了酒还是睡着了觉。

此刻，其中一桌的四个客人猜枚的喧闹声很响，把在空间回荡的“猫王”的歌声也掩盖了。

女侍应把酒端到高岩的面前。高岩接过酒杯，向她问道：

“整个酒吧就只有你一个侍应吗？”

“惭愧得很——”女侍应堆着笑容说：“小店生意淡薄，所以侍应是我，老板娘也是我。”

“噢！原来你是老板娘，失敬失敬！”高岩连忙向她寒暄道。

“其实称不上老板娘，家庭式的小生意而已。”她指指小水吧那边对高岩说：

“在水吧里工作的是我的先生。”

高岩循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见到水吧内那个面孔瘦削，嘴上长着两撇稀疏的八字胡子的男人，正在跟一个菲律宾女人在打情骂俏。

“老板娘，你这么好相与，客人一定会愈来愈多，生意一定会好起来的！”高岩恭维她道。

“谢谢，希望如此！”老板娘满心欢喜地说：“先生你贵姓？”

“我——”高岩略一迟疑答道：“小姓卢。”

他的目光接触到手中拿着的酒杯上，有“卢云堡”牌啤酒的标志，所以信口撒谎说。

因为，他到这里来找寻职业杀手，一定要隐瞒自己的身份。

“卢先生，希望你以后常到这儿来光顾，一次生两次熟——”老板娘热情地说：“人人都叫我肥婆莲，你也这样叫我好了。”

这时候，有两个顾客推门进来，肥婆莲连忙招呼他们去了。

高岩呷了一口啤酒，把身体靠着椅背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来。

他拈了一根香烟叨在嘴里，正想掏出打火机来点燃的时候，突然听见“叮”的一声，眼前一亮，原来一只撒亮了打火机的手伸到他面前来。

他抬头一望，在打火机火苗晃动的光线里，发觉他身旁站着一个穿低胸红T恤和窄裤管牛仔裤的菲律宾女子。

她咧着嘴笑着，望着高岩，露出一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。

高岩犹豫一下，凑前去点燃嘴里的香烟。

“谢谢！”他礼貌地向她点点头。

“你独个儿吗？”她用生硬的广东话问道。

“嗯。”高岩漫应道。

“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她指了指他旁边的座位问

道。

“这——”高岩期期艾艾的没有答应她。

“谢谢!”她已不待他同意,在他身旁坐了下来。

高岩有点困窘。他想起秀秀对他说过,千万别惹酒吧里的菲律宾女人说话。

“你怎么知道那间酒吧里有菲律宾女人向酒客兜搭?”那天他听秀秀说完,好奇地向她问道。

“我听人说过的——”秀秀说:“香港湾仔区许多小酒吧里,都有菲律宾女佣利用晚间或假期到来攒外快。”

眼前这个肤色黧黑、样貌中姿、长着一口洁白牙齿的菲律宾女子,一边伸手从他撂在桌上的香烟包里拈出一根香烟,一边嫣然地笑着向他问道:

“可以给我抽一根吗?”

还没待高岩点头答应,她已经把香烟放进嘴里,擦亮了打火机点燃起来。

她深深地吸了一口,朝高岩喷了一股灰烟,溜他一瞥秋波说道:

“我叫玛莉亚,你呢?”

“我——”高岩迟疑地答道:“我姓卢。”

“噢——罗先生。”她毫不顾忌地端起高岩面前那杯啤酒呷了一口,然后用手背揩拭嘴角的酒液,然后说道:“你独个儿喝酒不寂寞吗?”

“我不是姓罗。”高岩指了指她放回桌上的酒杯上的标志说:“是卢云堡的卢。”

“是‘罗’也好,‘卢’也好,你都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男人,对吗?”玛莉亚说着,把身体向高岩挨近过

去。

玛莉亚把丰腴的胸脯紧贴在高岩的臂膀。

高岩有点窘。他见到水吧柜围前另外两个菲律宾女子向他们这边望过来，响起了一阵谑笑声。

“愿意跟我做个朋友吗？”玛莉亚向他腻声问道。

她说话时向他的耳孔轻轻吹着气，痒痒的令他有点儿酥软的感觉。

他腼腆地向玛莉亚笑了笑，把身体稍为移开一点。

“你怕什么？大概不是第一次到这些地方来吧？”玛莉亚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往他的裤下摸去。

高岩脑海里闪过秀秀的话，暗忖眼前这个菲律宾女子极可能是爱滋病的带菌者。于是，他慌忙地把她的手拨开，说道：

“我是来找朋友的！”

玛莉亚见他神情紧张，不禁纳罕地问道：

“是女朋友？”

“是男的。”

“他还没有来，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高岩的目光向周遭张望一下，答道：“也许，还没有来吧！”

“我们到上面做朋友，不会花太多时间！”玛莉亚指了指天花板，把嘴凑到他的耳边，吃吃笑地说：“看样子你十分钟就完事了！”

高岩不自觉地循她的手指的方向，仰头望望天花板，露出大惑不解的表情。

“二楼是时租别墅，方便得很！”玛莉亚向他解释

说，跟着伸手要搂抱他。

高岩人急智生，连忙一边摇着手拒绝她，一边说道：

“我只喜欢男人！”

他的话令玛莉亚愕然地停下了动作，睁大眼睛望着他，狐疑地问：“你是‘基’的？”

高岩点点头。

“噢！”玛莉亚当堂泄了气似的，两眼翻白做了个失望的表情。不过，她忽然若有所悟地问道：“你是做男方还是做女方？”

高岩没想到她会这样问，不禁怔住了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玛莉亚望着他，等待着他的答话。

“做男方。”犹豫一会，他答道。

“那好极了！”玛莉亚兴奋地说：“我同样有你的‘女朋友’供你发泄的东西，要试试吗？”

“你不害怕吗？”高岩笑了笑。

“看你的体型大概不会太可怕吧！”玛莉亚吃吃笑地说。

“说实话——”高岩突然收敛笑容，表情凝重地说：“我不想害你。”

“不想害我？”玛莉亚大惑不解地问。

“我是患了爱滋病的。”高岩把嘴凑到她的耳边，悄声说。

“吓——”玛莉亚像给黄蜂蜇了一下似的整个儿跳起来，直瞪着他问道：“你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高岩故意装出一副伤感的表情说：

“不过，你放心好了，医生告诉我，爱滋病并不是那么容易传染的，假如口腔里没有伤口的话，接吻也不会被传染，你有勇气冒一次险吗？”

说完，他俯前身体，张开双手向玛莉亚作拥抱状。

玛莉亚大吃一惊，连忙退后，转身走向水吧的柜围去。

在柜围前的那两个菲律宾女子见状，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她们连忙向退到面前来的玛莉亚询问究竟。

高岩见到玛莉亚指着她，在向她们交头接耳地说话，连那在水吧内的瘦老板也凑前去听个明白。

听后，他们都把异样的目光投向高岩。这时候，肥婆莲走到水吧柜围前。瘦老板连忙把听到的告诉她。

肥婆莲听了，胖嘟嘟的脸上露出不置信的神色，她端了一杯啤酒，朝高岩这边走过来。

她把啤酒放到高岩面前后，笑吟吟地对他说：

“那三个宾妹骚扰你吗？”

“没关系。”高岩莞尔地答道。

“你很聪明，一下子就可以打发了她们。”

高岩含笑不答，端起酒杯呷了一口，然后问道：

“为什么你会准许她们在酒吧里兜客？”

“因为，她们可以替我招徕客人。”肥婆莲低声说道：“像你这样用同性恋和患爱滋病来吓走她们的客人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你怎会知道我是骗她们的？”高岩问道。

“我猜——”肥婆莲说：“没有人会在陌生人面前承认是个爱滋病患者的。对吗？”

高岩向她竖起大拇指。肥婆莲咧着嘴，迷着眼睛笑了起来。跟着，她把头凑近高岩，悄声说：“你不喜欢宾妹，我可以给你介绍‘金丝猫’！”

## 二

“今晚我还没有那个兴致。”高岩一边在烟灰缸上捺熄烟蒂，一边对肥婆莲说：“我是来找人的。”

“哦——”肥婆莲恍然地点点头，问道：“你的朋友约你到这里来的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约定，也没有见过面。”高岩说道：“是朋友托我来找他的。”

“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“男的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肥婆莲问道：“是常到这儿来喝酒的吗？”

高岩向左右望了望，然后低声对她说道：

“我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，只知道他有个绰号叫‘蜘蛛’。”

“‘蜘蛛’？”肥婆莲露出惊讶的表情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绰号叫‘蜘蛛’的人。他是什么模样的？干什么工作的？”

高岩耸耸肩，表示自己不知道。

秀秀对他说过，那叫“蜘蛛”的职业杀手行踪飘

忽，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。

同时，他擅于化妆，神出鬼没，经常以不同的身份出现。凡雇他去杀人的人，只要到“笑匠”酒吧来，如果他没有离开香港的话，就一定会接到讯息，主动跟来人联系的。

这当儿，有客人向肥婆莲招手，她连忙走过去，不再跟高岩谈话。

酒吧的门蓦地打开，一阵吱吱喳喳的声音，又走进四五个菲律宾女子。她们围到小水吧柜围前去，顿时热闹得像个墟市。

酒吧里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。这些菲律宾女子笑语迎人，有三四个拖拖拉拉的牵着酒客离开酒吧，上三楼时租别墅去了。

高岩一直在留意着每一个酒客的动静，因为，其中一个极可能就是“蜘蛛”。

高岩忽然想到：为什么“蜘蛛”要用“笑匠”酒吧作为与聘请他的人接触的地方呢？

难道——难道那长着两撇稀疏的、八字胡子的瘦老板就是“蜘蛛”？高岩想到这里，目光向小水吧那边望过去。

只见瘦老板独个儿在水吧里调酒，手法娴熟利落，像一个耍杂技的艺人。

高岩思量了一会，决定向瘦老板试探一下。于是，他走到水吧柜围前去，在两个菲律宾女郎之间的一张高凳上坐下来。

这两个菲律宾女郎以为他上前来是对她们有意思，都频频向他挤眉弄眼送秋波。

高岩并不理会她们，只兴趣盎然地欣赏瘦老板调酒时爽快的动作。

“老板，你的调酒动作真潇洒！”高岩待他调完一杯酒的时候，乘机向他竖起大拇指赞叹道。

“过奖了！”瘦老板莞尔地笑了笑说：“工多艺熟而已，我干这行已经三十年了！”

“他曾经参加过国际调酒比赛，而且得过奖哩！”坐在高岩右边的菲律宾女郎搭讪道。

“那已是陈年旧事了。”瘦老板格格地笑起来说：“何足挂齿，何足挂齿！”

“原来是酒国的知名人物，失敬！”高岩乘机伸出手去向他问道：“尚未请教尊姓大名哩！”

“我的英文名叫士丹利，中文名叫袁超。”瘦老板一边跟高岩握着手，一边答道：“人人都叫我肥佬超。”

“肥老超？”高岩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袁超。他奇怪着眼前这个身材瘦削像一根竹竿似的他，竟然被冠上“肥佬”这个绰号。

袁超见到高岩一脸疑惑的表情，便解释道：

“我从前本来是很胖的，这几年才不知为什么，渐渐消瘦起来。”

“哦——”高岩恍然。

“我的女人——”袁超指指正在跟酒客打情骂俏的肥婆莲继续说：“她跟我刚巧相反，从前是弱不禁风，长得很瘦的，这几年却骤然膨胀起来！”

坐在高岩左边的菲律宾女郎也是识广东话的，这时候也笑谑地搭讪，道：

“一定是老板娘把你吸干了!”

“也许是吧!她就是怕你们分一杯羹!”袁超打趣地笑着说。

他的话引起高岩和坐在水吧柜围前的几个菲律宾女郎一阵哄笑。

待笑声收敛后,袁超把头凑近高岩,眨眨眼睛低声向他问道:

“要我给你调一杯‘虎威’酒吗?”

“‘虎威’酒?”高岩纳罕地问:“有特别功效吗?”

“嗯。”袁超点点头,故作神秘地轻声说:“喝了我调制的‘虎威’酒,担保你金枪不倒,所向披靡!”

他说完,也不待高岩是否同意,就动手替他调酒。

坐在高岩两边的菲律宾女郎都抿着嘴在偷笑着,目光都投在他有点腼腆的脸上。

只见袁超从小冰箱里取出一只鸡蛋来,在调酒杯的杯沿敲破,把蛋黄倒在杯里。然后,他再把几种不同种类的酒先后倒进杯里……

高岩趁他调酒的时候,向他问道:

“请问有没有一个叫‘蜘蛛’的人到这里来喝过酒?”

“‘蜘蛛’?”袁超皱着眉头,纳罕地问:“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?”

袁超说话的时候,摇得调酒器“飒飒”作响的手并没有停下来。

“我也不知道他是谁?”高岩耸耸肩说:“是一位朋友托我到这儿来找他的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叫‘蜘蛛’的，也许是其中一个酒客吧！”袁超一边把调好的酒从调酒器里倾倒在一只高脚酒杯上，一边对高岩说道。

高岩发觉他脸上一副漠不关心似的表情，心里更加猜疑他极可能就是“蜘蛛”。

于是，他故意装出神秘的神情。向袁超抬了抬手，示意他把头凑过来，然后，悄着声对他说道：

“我那个朋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托‘蜘蛛’去办的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，把那叫‘蜘蛛’的找出来吗？”

袁超摊开双手，摇摇头，表示无能为力。

这当儿，肥婆莲走近水吧柜围来，袁超把高岩的话向她说一遍。她听了也向高岩摇摇头，一再表示不认识这个人。

高岩由于认定袁超极可能就是“蜘蛛”，所以对于他们夫妇俩的一问一答的举动，认为是在故弄玄虚地欺骗他。

正当他想再向他们试探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喊道：

“肥婆莲，给我来一杯‘虎威’！”

这声音很响亮，清楚地透过了“猫王”的歌声和几个客人的猜枚声，传到水吧柜围前来。

高岩循声音的方向望过去，发觉声音是发自那个戴鸭舌帽的，刚才把脸贴在桌上，不知是醉了还是睡了的人。

高岩见这人站起身来，个子很高大，看来高度超过六尺，鸭舌帽下是一张黧黑的面孔。

他的样子像是个菲律宾人，也像是个在建筑工